口述人:辉仕兰(女,1950 年出生,云南省凤庆县白云村寨子村民)

采访人:李新民(女,1988 年出生,草场地工作站驻站)

采访日期:2012 年 2 月 23 日

采访地点:白云村寨子辉仕兰家中

采访时长:32 分钟 57 秒

采访原文抄录(访问人李新民简称“民”,被访人辉仕兰简称“辉”)

辉:大集体是 58、9 年就要讲起了嘎,58 年那个时候我们还小呢。

民:嗯，那个时候你有几岁？

辉:我是 50 年生呀。58 年那个时候怕才 7、8 岁呢，58 年才有 7、8 岁呢我那个时候。

民:你是哪年出生？

辉:50 年啊。

民:50 年。

辉:嗯。

民:那么有 8 岁。

辉:那个时候我还认不得呢嘎。

民:嗯。

辉:还是就从这么讲起。

民:管你怎么讲，怎么讲都得，怎么讲都得。

辉:这是不会讲，讲什么呢，58 年我是才有 7、8 岁呢我是记不得，记不得那么多了。

民:记得什么说什么，又不规定说什么，你记得什么说什么。

辉:58 年，59 年， 60 年，从饿饭时候讲起是从 58 年就讲起了。

民:嗯，饿饭时候你每天都做些什么，就是不够吃吃了些什么?

辉:58 年那个时候我还念书呢，58 年前半年是吃得好呢，还好过呢。58 年后半年就饿起

了、一个人称给一两五,一两五面糊,吃稀饭就吃一两五的稀饭,甘蔗渣、玉米壳、黄泡、野果子、百合、就去放牲口捡回来那么吃,那个时候你阿祖在呢,就那么捡回来么，他做给我们吃,长大么那个时候只是草纸草纸书,毛笔那么写写么,大起么就做生产, 我是 18 岁就下来到你们花木林,18 岁下来到花木林,我 22 岁李根家阿爹就死了,么我就喂那两个娃娃,早起么去做生产,做一会回来煮给他们吃,晚上么上夜班,开梯地那样,老公死了么就那样做出来么，白天去抬木头,背石头,盖房子地方也去做。花木林地方困又困难那几年，抖乔场，翻栽洋芋那么做,花木林地方本来那个时候又多困难点嘎，出来到外头这里是 28 岁了，28 岁出来到外头是不怎么苦嘎,不怎么苦又更过得成点么,也是可怜呢,大集体生产有什么好呢,后头生产责任到户么,逐步逐步就好起来了。别的我又不会说什么,这么两句就不是,么你说还不够。

民:那么你说是三姨姥是怎么死?

辉:那个骨膜,骨膜炎,死时候是骨膜炎,当时去地里拴地手膀子脱节了,脱节后回来么找了一个中医,手上肿了一包去临沧开刀,开刀后就发炎就成了骨膜炎,得了骨莫炎在临沧死下了,有个小姑娘也是到十三岁了也死了。

民:你呢姑娘啊？

辉:嗯，大的有一个姑娘呢。

民:病死啊?

辉:病死，嗯李根姐姐病死了么,又只有李根我们母女两个,那个姑娘小时候就有病,天天 医病,到处背去医病,医不好死了么,到处医不好了,医不好死了么,那个姑娘死了以 后我又才出来这里呢,当时是我们母女三个呢,那个时候具体吃了早饭晚饭不会找到么, 汉子人不有不会找得穿,不会找得吃,就不是街上一点那么买吃。玉米现在算是贵呢一块一，那几年是 7、8 角,大米是一块钱一斤都买不到,大集体时候难买,现在市场开放后头好买了,那么时候那拿买,买处都找不到,姑娘人么毡子托起去换,东西抬起去换,我是那么不会去换,姑娘人么娃娃托起去那里换,一个人么管他呢隔壁邻居借得出么借点,借不出么菜啊那么煮给娃娃那么吃,那个时候么你阿太家也有点点,过一段时间么你阿太悄悄的抬给我点,过一段时间又再悄悄偷给我一点,就那样过着过着就过出来了。

民:三姨奶大集体时候你吃了些什么？

辉:甘蔗渣也吃过,玉米壳淀粉也吃过,黄泡也吃过,蕨蕨根也吃过,玉米壳是在小南山做的淀粉,甘蔗渣么去那大兴背,背回来么晒干拉成面,打成面果,玉米骨头面,现在这种玉米骨头面啊,去磨坊涅回来么那么吃,那么也吃过呢,那么吃过呢,那几年么要有的吃呢饿呢,栽了一盆杨茄子面瓜这样也好,是栽不得呢去那里得吃,什么也没得吃。

民:那么玉米骨头饭各吃得下去那样。

辉:吃么是也吃得下去呢么饿,只是拉屎时候拉不出来。

民:不好拉屎各。

辉:甘蔗渣也是那样,那样吃了么拉屎时候拉不出来,粗康也是那样,粗康也是不好拉屎, 倒是玉米壳淀粉是好吃呢,玉米壳淀粉是吃得成呢,黄泡是涩滴涩滴呢,你阿祖在的时候么,去放牲口时候嘛栗国检回来,拷拷整整泡,泡泡整整搅米粉吃,打面果吃,那样 也吃,吃了好些东西呢我,百合也吃过,那个厥蕨根淀粉也好吃点呢,这几年谁吃,那 几年是好吃点呢,吃得成点呢,啊几年是粮食又不有去哪里拿去,现在是也没有多少地, 也不种着多少田,是宽松点了,那几年是也种这些地呢是人好好不做,就你骗我我骗你 么,大集体生产饿也饿么各做做呢,那几年化肥也不有,现在是化肥也整上些,一样装 上些,么得吃些了,那几年上那去拿,化肥又买不出,

民:那么食堂又怎么吃啊食堂饭?

辉:食堂饭么就二小两,一两五,一两五米么,有时候蒸面碗上蒸给你一小碗么,你去抬么就是转盘饭了,那样蒸给你一小碗,么蒸米也是那样碗上蒸给你一小碗了,么一顿就吃 那么一碗娃娃呀那个时候,大人是吃三两四两呢,么人家是劳动力呢,小娃娃时候又那 来的吃,那几年么你老姨奶,你老舅老,我们娃娃去么人家煮稀饭吃连渣带汤给你一勺, 啊几年你阿祖又有病么,三个人么打给你三勺,姊妹三帮那个水水给吃了么,渣渣又抬 回来给你阿祖,你阿祖有病人家不抬给,你阿祖有病人家不抬给,你阿太是人家抬给呢, 有劳动力人家抬给呢,是你阿祖有病人家不抬给,我们姊妹三去么给水水吃了,那点渣渣抬回来么你阿祖又小瓜煮上点那点渣渣倒上么父子四个又那么迟。

民:那么大集体时候家里各有饿死过人?

辉:那么又不饿死,你阿祖死时候也是大集体呢,那个时候是有起点了,那个是他有病死, 人倒是不有饿死过,我们家那样不有饿死过人,人家饿死那种也有呢,我们家是不有饿 死过,等到你阿祖死是有 59 岁是那么不饿死,饿死不是那个是,吃呢是也不有的吃是 从来不有得吃那么不是,那几年帮来大水井在,在在么又搬上去,又搬去大麦场在,大麦场在又搬去香竹林在,你阿祖又在荒地上那几年是荒地有呢,你阿太去做生产去么人 家那玉米撒下去她从地里挖出来么捡回来,捡回来么你阿祖去放牲口去山上,火烧山烧 出来种下去么,吃得时候拿回来那么吃,那个时候是不怎么饿伤,在这下边时候是这样 苦吃处不有,上边是不怎么饿着,你阿祖那个不是饿死,他这个是病死呢,

民:阿祖死时候是哪年?

辉:哪年不知他死时候是,应该是属猴,属猴年是哪年去了,现在是属鸡人都有四十几岁了, 是四十多年了, 民:反正不是大食堂时候。

辉:反正不是大食堂,大食堂时候不是,大食堂时候你阿祖他们是厉害呢,会做生产呢那个时候不饿,他们去那里是去了,真正你阿祖死时候是三七开、四六乘嘎,那个时候,记 工分,分吃那个时候,那么时候是不饿伤,饿也饿呢是不怎么饿伤,是我不怎么会记得。啊几年是,怎么怎么过来的,不怎么记得。

民:你各认得文革？

辉:文革是文化大革命啊。

民:嗯。

辉:哪年不知道么。

民:你讲讲看我也认不得,文革，文化大革命。

辉:文化大革命时候嘛。

民:嗯。

辉:文化大革命是哪年去了，是还小呢呀,应该是有了我家李根都出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嘛,是那么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我记不得我好好记不得,那个时候你大舅老辉仕学当文 书,杨应窗当支书,大李云怕当正支书不知,在小村批判,我就那样记得,帮那个你大 舅老辉仕学、杨应窗、大李云,毕金燕帮他们拿去批判,批判那个时候是哪年我记不得 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哪年去不知,拿去批判等到最后么稳定下来么又倒批判那些红 卫兵那些,那样倒是我还记得点呢,这是哪年我记不得了。

民:他们批判怎么批判。

辉:么就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这样,批判资本主义,鸡笼子帽带上给他一顶帽子,大字报身上贴上给他些,那样批判, 民:还贴大字报啊, 辉:嗯,就像是这样,打到辉仕学大字报写上么,打倒毕金燕,打倒杨应川,这样贴上给他们。

民:就那么批判啊？

辉:嗯 ,就是这样说起么他错哪行么错了些什么那么写上,那样么他人头低低那么在着么, 去那么批判他,那么说嘛。么又问各真,说真了么又不骂不打,等到不真了么又头低下 去,不老实那么批判他。

民:那么被批判那个不说话么？

辉:被批判那个不说,就是被批判那些一连串头低低那么在着,批判着那个哪个答应,那个就回复,你真给有这个回事,说有么又他说是呢,么那个一下就不批判了。说不真那么 说么又说他老实他反抗又批判,那个时候是我们年纪轻二十多岁那样,那个时候我们年 纪轻,也怕只有二十一二那么大,怕才有那么大呢。啊现在记不得那么多了,那几年也会记得呢。

民:那么你大集体时候做些什么？

辉:大集体时候啊？

民:嗯。

辉:大集体时候我做些什么,我么大集体时候念书,大集体时候念书,大集体时候念书,念书出来后头么和他们做生产,人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背粪 插秧 挖地啊,农村就这 样了,别呢会做过什么,和人家去么抬石头就和人家抬石头,人家抬木头又和人家抬木 头,以前毕光荣家在的地有一个仓房,我们几个去抬木头么,我阿嫂老黑,小翠英、石 宝第我们几个去抬木头,两个人抬一颗,两个人抬一颗,那么抬出来么又抬到香竹林披 上,又做拖着下来,来到电站河又抬起么抬上来,两个人抬一颗么又上来就那样,大集 体时候是开梯地,做生产,农村么采茶就那样,放牲口。我是小李根阿爹死了以后,李 忠叫我放放那场羊,放八条牛,放了一年了,那一年后头又转出来做生产,应该是 84 年了,还是 74 年,应该是 74 年的我入党时候是。

民:你还入党啊 辉:嗯,74 年过来入党么,入党回来后就领着老百姓做生产,领着老百姓做生产嘛,等到入党后头么当妇女组长就开始领着做生产,人家要做什么要等到我说,说今日要做什么, 今日做什么我领着去么,人家娃娃小那种么安排人家喂娃娃奶照顾娃娃那么安排,那个 时候是 28 岁是属蛇年还是哪年不知。

民:三姨奶你各认得什么叫土改。

辉:土改么我还小呢是,土改时候我们还小呢是,怎么会认得,记都记不得是,土改时候我们还小我们还认不得呢,土改是生了你老舅老哪年就是了,属蛇年啊。

民:那个时候你有几岁。

辉:我大你舅老么，虎 兔 龙 蛇大三四岁认得什么,那个时候我记不得了,土改时候我记不得

民:那么你才有四五岁 辉:三四岁嗯你老舅老有四岁,我大他四个年头是只大他三岁呀,刚刚你老舅老出世哪年, 土地改革,生产责任到户是我们成年了,是土地改革我们记不得,记不得是土地改革怎 么改革我认不得。

民:那么你最饿伤的不有的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辉:就是小小时候我最饿伤,就是 58、9 年， 59 年了,58 年后半年,59 年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还小就这个时候了,后头各饿饿呢,又是父母怎么找找给吃点又不怎么饿, 那个时候 58、9 年是独自开锅不得,火都起不得是,你想吃点你煮颗菜吃那样都人家 批判是,你上哪里吃,你又不得起火,最饿伤就这个时候了,58 年后半年 59 年嘎,这 个时候我们还小呢么,父母他找得都不敢整给吃啊,就是找得点野菜都不敢煮给吃啊, 不得煮吃啊。真正 58、9 年过了是我们搬到香竹林去了是我们煮吃都人家又看不见, 那大山上人家谁看见,山上搬上去了么,那个时候倒是也煮吃呢也饿不急,饿么饿呢你 舅老又吵么,符经德家阿爹爱骂么,走搬和人家住去,说搬去拿什么吃,说是灶灰粑粑 做吃个,那个时候得那样呀,那个时候我们还记不得呢我们还不懂事呢。穿是一个人得 有一尺七布是怎么穿,就不是烂布补起穿些,么那几年是有也不有是冷也不冷,现在是 越穿厚越冷。我这出来了以后是娃娃小时候也困难呢,要喂娃娃时候不会苦的吃时候也 困难呢,现在么形势好起了,政策也好起了,娃娃也大起来了,娃娃大起么人家会找得穿,会找得吃了,和人家比么比不去,想着以前过了苦么现在过出来了,

民:那么你是那么小小就嫁到花木林来啊？

辉:十八岁,十八岁就嫁到花木林。

民:各是阿祖和阿太包办婚姻么？

辉:也自由呢,那几年就这样十七八岁就结婚是,现在是二十岁不嫁人都得,啊几年么一二十岁不嫁人人家笑呢,现在这样你就多在两年,也就要到二十岁才结婚嘎,二十岁才结 婚,现在还不是十七八岁人家就嫁人,我还不是十八岁,我十八岁来,十九岁得了我大 的那个姑娘,二十一岁得李根,李根阿爹死时候是李根都才有一岁半呢,到大姑娘有三岁是李根有一岁半。

民:那么不在要有四十年了。

辉:四十年了,四十年了当真是,李根都怕有四十几岁了属鸡人。

民:几岁不知大叔叔。

辉:四十几不知道有四十几岁,我是不记着他们有几岁我不记着,现在你这个叔叔才有三十几呢,三十四五呢。

民:现在这个叔叔是去做儿子(上门女婿)么？

辉:是呢。

民:那里在着。

辉:这下边杨家山坡上。

民:二叔和小叔就家里在着各是。

辉:你二叔还不是出去做儿子去了。

民:嗯，那么他怎么回来这盖房子。

辉:他说是山坡上不想在说回来这里盖,叫兄弟给他一点地回来这里在这里盖,盖了两层包 出去盖一层自己盖一层钱没有那么多。

民:三姨奶你叫什么名字？

辉:辉仕兰。

民:辉仕兰。

辉:嗯。

民:你各会写？

辉:我不会写,我只念到三年级,这几年不写忘记了。

民:50 年出生啊？

辉:嗯。

民:你属个什么？

辉:属虎。

民:今年有几岁了？

辉:63 个年头了。 50、60、70、80。

民:63 怕多了，阿公是 46 年生，60 多了。

辉:你阿公属个什么？

民:阿公属狗。

辉:那么大我四岁，63岁,50到60， 70、80、90、10，今年是2012年嘎，应该是满满62岁、63 个年头了。

民:这里就叫白云村啊？

辉:白云村白云社啊。

民:白云社。